

443.681

175

18

卷七

名論上

臨河方畧

治河方畧卷之七

翰林院編修河道總督兵部尙書追贈太子太保
工部尙書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謚文襄斬 著

五世孫文鈞衡斯重刊

名論

古之言治河者始於賈讓詳於賈魯大備
於潘季馴然或南北異宜古今異勢有不
當泥者師其意可也獨季馴距今不過百

餘年又四任治河親水土最久故其事明
以達其思周以密其所經畫漕運黃淮方
畧大都可見之施行有非他人所及其外
諸名臣條議擇其一二最切者並錄存之
以脩酌取焉

治河三策

賈讓

漢哀帝初待詔賈讓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
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

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
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
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
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
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
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
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
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而泛趙魏

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
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人
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
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
溺固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
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
南頭廼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
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

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什十
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所親
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
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
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內黃北至黎
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爲石隄使西
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
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

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
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
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
不能遠汜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
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
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折石柱破
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
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

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
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
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
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
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
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
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廼有金

隄高一丈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太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

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
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
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黃州渠首盡當邛此
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
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
殷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
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
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此一害也水行地上湊

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未嘗立枯鹵不生穀此二害也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此一利也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此二利也轉漕舡舡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

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
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至正河防記

歐陽元

元至正九年冬脫脫旣復爲丞相慨然有志於
事功論及河決卽言於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
之乃命集群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
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常爲山東道奉使
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擇成策後

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
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
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
甚大及是復以一策對脫脫囑其發策於是遣
工部尙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約視河議其疏
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
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
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

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
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
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
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
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
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議定乃薦
魯於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詔中外
命魯以工部尙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

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有萬人廬
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
小軍民咸稟節度便益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
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
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隄成河乃復故道南
漕於淮又東入於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
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
力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答剌罕之

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旣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詔欲使來世懼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

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
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
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
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湮也河身者水
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
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
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驟突則以殺其
怒治隄一也有剏築修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